

小灵通“末路”

■ 见习记者 原金 何芳 /文

2011年,小灵通退出市场大限将至。在工信部规定小灵通退市的最后一年,小灵通的命运何去何从,关系着数千万人。

近日,有关小灵通基站拆除的问题传得沸沸扬扬,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凝聚到这个曾经带给人们方便,却又不得已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通讯工具。

根据工信部今年2月公布的通信行业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仍然有2691万小灵通用户,但相比较巅峰时期的用户数,减少量已经超过七成。

基站之争

有关小灵通基站被提前拆除的问题,引发了民众关注。

有媒体曝出在北京、唐山等多个地区,小灵通用户发现在自家使用小灵通时,出现信号不稳的现象,有时甚至没有信号,通信质量出现严重问题。而且当用户联系联通公司时,发现不仅仅是因为服务质量没有跟进,甚至是联通公司拆除了部分小灵通基站。

当有关媒体询问联通客服人员时,得到的答复是,北京已经开始拆除基站,并且在今年年底会全部退出。

但就在随后几日,北京联通公司发表声明称,“北京联通小灵通的基站情况没有变化,北京联通未发生主动拆除小灵通基站的情况”,“目前小灵通业务并没有开始退网,小灵通退网安排还有待同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

为确定信息真实性,本报记者联系联通公司客服人员,得到如下答复,目前联通公司还没有开始拆除基站,并且联通公司还没有出具体的小灵通撤销方案,小灵通用户还可以继续使用,直到工作人员接到相关的通知,可能在年底出台相关政策。

“小灵通基站其实是可以改造利用的,这样既节省资金,又合理利用了资源。小灵通发展这么多年,留下很多基站,如果改造再利用,节约的资金十分可观。”被誉为“小灵通之父”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原浙江余杭电信局局长徐福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当年,正是他率先在余杭推广小灵通技术,而被誉为“中国小灵通之父”。

用户缩减

小灵通退出历史舞台的开始,要追溯到2009年初。当时,工信部下发通知,要求相关电信运营商要在2011年底前完成对1900—1920MHz频段的清频退网工作,以确保不对1880—1900MHz频段TD-SCDMA系统产生干扰。这就意味着,小灵通要让位于中国移动的3G系统。

在此之后,已经逐渐走下坡路的小灵通业务遭受打击,用户数量迅速

减少,根据工信部的统计,2010年全国小灵通用户月均减少130万户,2011年1—2月份共减少172.6万户,有分析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退网速度,小灵通用户全部退网至少还需要31个月的时间,到今年年底依然会有1700万左右的小灵通用户没有退网,这说明小灵通面临着巨大的退网压力。

小灵通自1998年1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正式开通小灵通业务至今,13年里,凭借其低价格的资费水平,迅速抢占市场,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可,用户人数最多时曾超过一亿。

由于小灵通十分优惠的资费政策,使其得到了广阔的市场,在小灵通退网令发出之后,甚至有专门拒绝退网的“小灵通钉子户”出现,如何彻底清退小灵通用户,这成为摆在运营商面前的一道难题,但因为具体的清退方案还没有出台,所以,当前小灵通用户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

被迫退网

随着小灵通的兴起,一大批以生产小灵通为主要业务的企业也随之得到了一个发展良机。

回望小灵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UT斯达康在小灵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伴随着小灵通的普及,UT斯达康作为国内最大的小灵通生产企业,几乎占据了该领域的半壁江山。

但UT斯达康被外界称作“成也小灵通,败也小灵通”,随着小灵通的衰落,作为UT斯达康创始人的吴鹰在2007年黯然离职。如今的UT斯达康早已甩开了小灵通对其造成的损失,将产业转移到其它领域。据悉,现在吴鹰已经成立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给大学生创业做风险投资。同样,作为当年小灵通生产厂家的中兴通讯,也早已忽略了小灵通业务的存在。

“之前生产小灵通企业的产业链都断掉了,都已经不再生产了。”徐福新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这样,小灵通不再生产后,一些用户也就没有了更换的零件,无法维修小灵通,迫不得已,只能退网。”

时至今日,依然有两千多万小灵通用户面临着退出问题。各地为应对小灵通退网,也专门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小灵通用户转网的一些优惠措施。天津联通针对愿意向2G网络上转网小灵通用户,会保持原有资费不变,同时获赠一款2G手机。石家庄联通则推出了“小灵通转网即赠120元话费”、“携号转网”、“和小灵通一样便宜的转网优惠资费”等措施,鼓励小灵通用户转网。

三家博弈

在小灵通退网之初,就曾经有种种言论认为,这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家公司博弈的结果。因为小灵通所占用的频段,本来就是留给TD-SCDMA使用的3G号段,TD-

SCDMA是中国移动所拥有的3G技术。至于小灵通的诞生,则是中国电信和之前的中国网通,在没有移动业务牌照,与移动运营商进行竞争的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才引进的3G技术,并且定性为“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意图在于同移动通讯运营商进行竞争。

同时,小灵通的退出,带来的是一个上亿的用户市场,这些小灵通用户的流向对这三家运营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原本属于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小灵通的用户,如果选择中国移动作为手机服务商,对移动来说,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移动员工告诉本报记者,关于小灵通用户的流向问题,移动公司也没有做出统计,至于小灵通用户是否会流向中国移动,这取决于用户自己的选择和联

伏期”给了一些企业有机可乘。

“金融危机以前的小光伏行业竞争是‘大鱼’、‘小鱼’混在一起的,大企业有大企业的生存能力,小企业有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现在是强者竞争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到了比实力、比耐力、比水平、比生存能力的时刻。”河北晶龙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靳保芳说。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太阳能光伏设备市场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指出,未来亚洲市场,尤其是在中国将成为全球光伏制造设备的一个主要增长动力。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李胜茂认为,太阳能领域,国内市场发展潜力比国外市场要大得多。他预计,国内光伏产能到今年底将达到28吉瓦—30吉瓦,而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也将于2012年出台,这意味着光伏产业将大规模启动。

当前的光伏市场只能算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市场周期。魏启东说,“任何一个行业都会经历从研发、新兴到大量市场参与进来最终实现优胜劣汰的过程。”

茂迪(苏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正贤预测,今年全球光伏电



CFPI/供图

厂办大集体改革深化

(上接第一版)

改制势在必行

此次改革,前提是产权改革,亏损企业要按照破产手续予以破产,而其他赢利企业,则会通过产权交易所等,使其成为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

虽然国家规定厂办大集体要脱离改制,那些与国企业主业无关的资产可以剥离,成为独立的实体,但独立后,原主管国企也可以将他收购回来,不如现在就将其收购回来。

国企生产都有较长的产业链,某些环节企业外包出去,有些国企就把这部分环节外包给厂办集体企业。以汽车为例,座套或者轮箍等零部件由某个工厂生产,集体企业就承担其中轮箍或其他部件的生产。

当初为了扶持厂办大集体,已经将一部分重要业务外转给集体企业,集体企业成了主办单位的车间。虽然是互相独立的企业,但因国家相关政策的空白,也就默许了国企对厂办集体的这种支持,现在脱离反而不利于企业发展,并且脱离后回购成本可能会更高。

厂办大集体的发展关系社会各个层面。改革已经不仅是它本身的问题,也影响国企的发展。并且这些企业亏损严重,拖欠员工工资和社保。

在厂办大集体最为集中的东北三省,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仅辽宁省厂办大集体就超过1400户,亏损企业占七成以上,停产、半停产企业占一半以上。有调查显示,仅辽宁省大集体改革成本需要一两百亿元,按原有方案,中央财政补助大约只占1/10左右,地方财政无力承担,对推进改革没有积极性。

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说,近年来国有企业仅厂办大集体人员安置就需要1000亿元左右。除此外,还要承担企业办社会、冗员安置、离退休人员统筹外负担等巨额费用,这已经影响企业发展。

近几年,不断有厂办大集体员工闹事,要求改善集体企业的状况,改善自己的处境。尤其是在国企发展越来越好的情况下,集体企业却没有改善,厂办大集体员工心理反差较大。对改变现实处境的愿望也较强烈。

周放生说他在十年前到各处调研,发现厂办企业处境艰难,员工收入很低,不停地呼吁进行改革,但他发现各地政府缺乏资金,并且这个问题牵扯到地方政府,中央企业,甚至是部队,不是一个部门能推动的,改革推动难度很大。

央企进行主辅分离等改革后得以迅速发展,但因厂办集体产权等各方面因素复杂,改革滞后,成为国企改革体制的“最后一块硬骨头”。2005年国务院就在东北进行了试点。包括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长春、四平、白山四城市,中央企业中,中石化、攀钢集团、东方电气、葛洲坝集团等也进入试点名单。当时的思路是边试点、边总结、边推进。但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资金缺口,改革难度大。现在面临的难度依然不小。

巨额资金缺口

改革除了企业发展方向即企业产权问题外,就是职工安置的问题。职工安置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职工的补偿,二是职工的社会保障,三是下岗职工再就业。仅安置职工就需千亿元以上资金。

据了解,绝大多数厂办大集体,都已亏损或破产。如鞍钢和本钢两家企业的重组中,那些破产或亏损的企业员工,26万厂办大集体职工的去留,是最大问题。

“26万集体职工,每人每年1万元的支出,就是26亿元,对企业而言是个庞大的数字。这个成本让企业承担,对发展会造成重大影响。”

而除此之外,多数厂办大集体都存在欠缴职工保险等问题。周放生告诉记者,那些破产或亏损的企业员工,一直希望能够尽早改革,补缴上自己的保险,能够使老有所养。

原来在试点改革的补贴政策中,国家只承担10%左右的改革资金,大头压在地方政府。在东北三省,辽宁省地方办大集体企业改制需284.1亿元资金,而中央财政最多可补助29.2亿元,资金压力非常大。吉林省厂办大集体改革资金需要100亿元以上,而国家给予的经济补偿金约占改革所需资金的10%—15%,改革尚有55亿元的资金缺口;黑龙江的改制资金缺口也有200亿元之多,地方政府缺乏资金,因此没有改革动力。

企业改革专家周放生告诉记者,改革进展是否顺利关键是看地方政府的决心。以前地方政府以缺乏配套资金为由拒绝改革,现在由国家和央企出资高达80%,甚至央企拿资产来补贴厂办集体,地方政府缺乏资金的理由不成立了,只能看其主观愿望了,并且这些厂办集体都在地方工商局注册,是地方企业,地方政府也是管理主体。如果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改革将会非常顺利。

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告诉记者,改革进展是否顺利关键是看地方政府的决心。以前地方政府以缺乏配套资金为由拒绝改革,现在由国家和央企出资高达80%,甚至央企拿资产来补贴厂办集体,地方政府缺乏资金的理由不成立了,只能看其主观愿望了,并且这些厂办集体都在地方工商局注册,是地方企业,地方政府也是管理主体。如果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改革将会非常顺利。

时间表

国务院办公厅在最近发布的《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一文中,不但表明坚决要改,同时对厂办集体企业的改制划定了时间表。

廖明副秘书长告诉记者,厂办大集体情况千差万别,改革不可用统一的形式,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东方石化一度有2/3以上的职工下岗,以他目前处于赢利的状况下,想解决职工的社保都需要多年发展,更何况那些亏损或破产的企业。国家提高补贴比例,解决了根本问题。

“这次中央真是下了决心了,不但规定时间表,还提高下拨资金比例,并且对提早完成的企业进行奖励。这些是对以往政策的重要调整,应当会有比较显著的效果,对以后类似问题改革提供一个重要的经验。”周放生告诉记者。

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告诉记者,厂办大集体改革进度快、实施效果好的城市,中央财政将按照“奖补结合”的原则,提高对地方国有企业兴办的厂办大集体的补助比例。在2011年底前完成改革的,中央财政补助80%;2012年底前完成改革的,中央财政补助70%;2013年底前完成改革的,中央财政补助60%;2014年及以后完成改革的不予奖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成认为,厂办大集体产权复杂,主要是存在出资方不清、与主办国企资金往来不清等情况。有的厂办大集体是主办单位出资,有的是职工自己出资,有些虽然主管国企没有出资,但提供厂房与设备,也是一种变相出资。在后续发展中,也存在主办国企从大集体抽调资金的行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抽回资本金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厂办大集体和主管单位将职代会作为监管机构,作为改革的监督方发挥作用。职代会人员对本厂员工较为熟悉,能有效杜绝骗取利益的人员,避免自己利益受损。

光伏业“洗牌”

(上接第一版)

质量隐忧

某些不合规模和标准的小企业,在质量标准等相关体系方面还不完善,一般只寻求瞬间盈利,而不能健康的发展与壮大。

据了解,光伏组件的质量问题已非个案,国外系统商已有过多次成批量的退货。光伏产品的质量问题的主要体现是在安全和功率保证两方面,但国内尚未形成质量控制体系。

魏启东认为,质量纠纷问题主要是出自一些假冒产品。一些残次品假冒知名产品销往国外,引起了国际质量纠纷。他对我国大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还是非常认可。他说,一些小企业追求低成本高效益,在选购原材料时一味追求低成本,原材料批次性不合格是组件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

虽然利润空间下降了一半左右,但仍比传统出口业利润要高,目前纺织、机械等出口业的利润只有5%左右。朱翠汉说,因此相比较而言,生产加工光伏组件还是有利的。这就造成了这一领域的混乱现象。由于光伏组件制造在于整个太阳能投资领域的低门槛,光伏产业链主要为硅料、硅片、电池、组件、系统及并网6个领域,在整个太阳能光伏产业链中,组件制造由于技

术较少,建设周期相对比较短,技术和资金门槛比较低,而且最接近市场等特点,因此吸引了大批企业进入这一领域。朱翠汉说,由于很多企业在其他利润空间更小的产业无法生存,因而转投到光伏组件领域,造成这一领域良莠不齐,出现了很多质量不合格的产品。

面临洗牌

由于在国内组件加工和生产过程中,许多工序采用的是人工操作,所以员工操作技能的规范性和熟悉程度也直接影响着组件质量。朱翠汉表示,“组件厂对于新进员工没有系统的培训就直接上岗曾经是普遍现象,相当一部分组件厂生产过程中管理水平非常低下,造成产品质量问题。”

我国光伏电站开发商大部分自己没有组件质量检测设备,因此下游对所购买产品的质量缺少控制力,导致上游和中游的漏洞导致至终端。

常州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最不愿意看到等质量问题暴露出来后,整个产业受到伤害。

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新能源商会秘书长王海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光伏产品不像其他产品那样,在短期内就可以发现质量问题,太阳能光伏产品的寿命一般在25年,通常需要6至8年的观察时间。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漫长的“潜

池组件产能将达到40吉瓦,但市场需求仅有14吉瓦—20吉瓦,供过于求的格局将十分显著。

“原来客户抢着买我们产品的时候根本就不提质量问题,现在人家再买我们产品的时候,提出把那些原来购进的缺陷产品抵我们的好产品。”一位光伏企业销售总监告诉记者。“我们如果不同意,就有可能失去这个客户。”

“在光伏市场进入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企业越要高质量生产产品。原来市场好的情况下,可能没有人太关注质量,而现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是市场最挑剔的时候。”靳保芳坦陈,在市场法则面前,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的观念。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如果说我们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可能首先就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产业发展离不开自主创新,朱翠汉认为,光伏企业亟须克服两大瓶颈:一是近年来产业发展过快,人才培养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二是缺少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如,检测技术服务、共性技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

“行业危机的冲击,对光伏产业整体来说是利好,专业化的优势将得到更多体现,但中小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企业将被淘汰。”魏启东说。